

專題研究

各版大藏經雕版簡史

佛藏，長徵苦本。若遇轉派微得，雖苦終
人生之福及，萬象皆空，轉與非實，因果
實非難？豈謂若之無常。

佛若最壽之百卅而不泰，如之四通而

對讀新發問？

(未完待續)

智銘

佛藏，長徵苦本。若遇轉派微得，雖苦終
人生之福及，萬象皆空，轉與非實，因果
實非難？豈謂若之無常。

佛藏，長徵苦本。若遇轉派微得，雖苦終
人生之福及，萬象皆空，轉與非實，因果
實非難？豈謂若之無常。

後思溪藏印經活動經過約半世紀，又不得不停止。因端宗景

炎元年（西一二七六）。思溪法寶資福禪寺遭蒙古軍伯顏之兵火，其堂、塔、伽藍及印經坊板木大藏經板木，全被燒燬。

思溪藏在南宋之初雕造，南宋中期繼續追雕補刻，南宋滅亡，此藏亦隨其命運而結束，故此藏被人稱為南宋版。此藏曾於南宋時傳入日本，今尚傳世者仍不少。江戶時代，成為東叡山寬永寺天海版木活字大藏之定本。現日本東京都增上寺、日光輪王寺、琦玉喜多院、愛知岩屋寺、岐阜長瀧寺、京都大谷大學、奈良唐招提寺、大和長谷寺等均有思溪版本傳存。

七、南山大普寧寺版大藏經

宋初元初杭州路餘杭縣南山大普寧寺，為南宋初期興起之白雲宗祖師清覺（西一〇四二——一一二一）的墳院，當時的住持為慧照大師古山道安，至元十三年（西一二七七）在元軍統治下之行都臨安大慶明寺寂堂思宗。邀集諸山禪德，計劃再雕大藏經，為了使雕板工作順利進行，敦請古山道安主事，及其白雲宗門大力

援助，道安應允以後，就北上元首都燕京，他北上的主要目的，是請求元朝公認白雲宗門，並准該宗門設置僧錄司，以僧錄司主理宗門行政，統領各寺院及僧眾，有了朝廷賦與的這一權限，就

道安這一要求，正合元朝以佛教統治漢民族的政策，就立刻

答應了他的請求。道安歸來江南後，先在南山大普寧寺內設置白

雲宗僧錄司，自任僧錄，僧判則由色目人担任。旋在大普寧寺內

開設經局，動員江、浙一帶白雲宗所有門下及各菴院主，向廣大

民間募集善資。獲得普遍的發心和協助。大藏經的雕印工作進行

得非常順利，各施主的姓名在各帖末尾題跋中均予刊記。至元十

八年（西一二八一）春，道安因事又需北上，將一切事務交由弟

子如一處理後，就首途燕京，到了燕京即因病示寂於大延壽寺。

道安圓寂以後，白雲宗主和僧錄及南山大普寧寺住持等三職，即由道安門下的月潭、如一、如志、愚叟、如賢等次第就任，

為完成大藏經板之雕造而繼續努力。元朝政府對白雲宗相當重視，

對該宗出版大藏經曾予以大力支持。

大元皇帝為管理全國佛教事務，特親任擔八師父金剛上師負

其總責。而江淮諸路佛教，則由永福大師楊連真伽總攝。白雲宗

的僧錄司，就置於其管轄之下。以上這些操佛教大權的人物，對

大普寧寺出版藏經均為之後援。這在該藏經典之刊記及扉畫中，

均可見到。

到至元二十七年（西一二九〇），前後僅費十四年時間，即

完成全藏的雕造工作。大德三年（西一二九九）普寧寺，比丘如

瑩製作「杭州路餘杭縣白雲宗南山大普寧寺大藏經目錄」四卷，

得峩帽山崇聖寺比丘師正校勘出版。

此版藏經因係鑒於思溪藏經板之被燒燬，志在重刻，故其版

式，卷末之音釋及裝幀、目錄等，無不採用前思溪藏之所長，再參照福州二版校合而完成。每帖首尾千字文之下，新添附有帖數，一帖一帙之裝幀法，較他藏爲進步。其表紙則以丹色代替黃色，此爲本藏之特色。

此藏完成後，續收入宗鏡錄、秘密經（無目錄）以及元朝新譯經典和白雲宗和尚之初學記、正行集等，合共三十九函，是爲此藏之續藏，此白雲宗版大藏經與大都燕京弘法寺版大藏經以及後出之磧砂藏，是元代最具權威的三部大藏經。

八、磧砂延聖禪院版大藏經

磧砂，是南宋平江府城東湖中的洲名，原屬費氏所有，寂堂師元於乾道八年（西一一七二），由華亭來到這裏，初建一草菴，由此逐漸興隆。師圓寂後，其徒建舍利塔，獲頒「延聖禪院」額匾一方。

此磧砂延聖禪院，於南宋中期，即在院北建有經坊，計劃開雕大藏經。此磧砂藏之最初願主是誰及其因緣爲何，均不甚詳。但至理宗紹定五年（西一二三二）之時，宋室之一族趙安國，曾成爲此藏之都勸緣大檀越。由僧俗多人担任勸緣工作，派遣至江浙各地募化，趙安國自力出版大般若經六百卷，摩訶般若經三十卷，最早之刊記是紹定四年七月大寶積經有此記載。似在此時進行全盤雕印工作。

由磧砂藏之尾跋集看刊行之次第，可知在準備刻藏之先，並無縝密的計劃。募多少善資就雕造出版多少經典。在端平元年（西一二三四），已雕造有一平江府磧砂延聖禪院新雕大藏經律論等目錄一二卷。此乃根據湖州思溪圓覺禪院版雕造者。當時，思溪印經坊已衰頹，印經活動已停止，或因此而計劃新雕大藏經，並將預定之目錄先行雕刊，在嘉熙、淳祐年間，由於募化畧有成就，此時，出版了很多經典。然而，寶祐六年，延聖禪院大火，爲先復興禪院，刻經工作因而受阻，未其完成，南宋乃亡。

到元朝時，由於第六任住持惟吉之奔走，堂塔伽藍已復興。大德三年（西一二九九）時，正式設置大藏經局，設定功德主、

對經、點樣、管勾、提調等職制，繼續南宋以來經板之追雕工作，這時已是杭州南山大普寧寺版大藏經完成以後了。

延聖禪院之復建，是自至元二十四年（西一二八七）六月開始，以觀音殿爲中心，百餘間堂殿全部竣工，壯觀無比。這時，將禪院易名爲延聖寺。大德九年九月，河南、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朱文清一族，施入大藏經板一千卷善資。翌年，前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，奉行宣政院之委提調，前來該寺支援，即以此善資雕造大藏經板，不出一年，未雕之一千數百卷乃全部雕造完畢而刊行出版，同時管主八並刊行秘密經、律、論數百卷。

磧砂藏雖依思溪藏目錄雕造，但至管主八經手担任未完成之雕板工作時，其內容比前思溪藏目錄爲多，因其中增加了秘密經二十八函，天目中峯廣錄三函。這些增加的經典，在杭州路大普寧寺版藏經目錄卷四補遺內註記別有目錄。

磧砂藏的版式全部持有思溪藏的系統，宋刻部份係依前思溪版，元追雕部份係依普寧寺版，卷首有佛說法圖，即所謂扉畫，其中並有陳昇畫、陳寧刊、楊德春杭州象安橋北楊家印行等之刊記。其畫風與杭州大萬壽寺版西夏文大藏經之扉畫和尊牌完全相同，可見此藏受有西夏和西藏佛教美術之強烈影响。

九、大萬壽寺版西夏文大藏經

西夏亦稱大夏，宋時立國，其先爲黨項羌，姓拓跋氏宋賜姓趙，傳至元昊舉兵反宋，自稱帝，國號夏，史稱西夏，據有十四州，今綏西省境內鄂爾多斯，寧夏省境內阿拉善，及甘肅省西北部皆其地，都興慶即今寧夏縣，屢寇宋邊，又與金構兵十餘年，精銳殆盡，傳至德旺，蒙古伐之，德旺憂悸死，國人立覲，蒙古盡克其國，覲出降，自元昊至覲，凡十主共一百九十六年。篤信佛教，並創有西夏文。蒙古將其滅亡後，施以佛教統治政策。

大萬壽寺位於杭州路西湖孤山之南，可能是白雲宗所建之萬壽院，後來由楊連眞伽改名爲大萬壽寺。管主八對雕藏工作具有特別經驗，除了奉派協助磧砂藏之雕造外，在此之前自曾協助雕造南山大普寧寺版藏經。在普寧寺版完成於大德三年（下轉第33頁）

爲準。如果以傳貫老的文字所記爲準，則與火頭僧文中所記又相矛盾。因爲傳貫老對我口述之事，全與火頭僧所記相合，所以，我寧可相信傳貫老的口述，而不相信其文中所記。

嘯月文中所記的這首詩，其前二句不是弘一大師作的，根據當年見證人所述，可以證實。至於這二句詩的來源，以及何人併合而成的，據傳貫老的記憶，好像是倭虛老法師從別人的詩裏找來湊成的，是否作過文字上的易動，他已記不清楚了。倭虛爲何要從別人的詩中找來二句將弘一大師的二句詩合爲四句？其動機也許是善意的，爲湛山寺留一歷史佳話。但是，前二句是與事實不符的。從全詩的文意來分析，對弘一大師並非褒揚，相反地，可能引起人們對弘一大師的爲人風度滋生誤會。站在我個人的立場而言，我不贊同這種虛構歷史的作法。

自從傳貫老與我談及此事之後，來美途中，我一直未曾忘記。我在舊金山般若講堂智海法師那裏掛單十多日，曾與智海法師談及此事，問其曾否聽倭老談過這件事，智師不甚記得。我到紐約以後，第一次去拜訪樂渡法師，也將此事相詢，樂渡法師也不清楚。我想：倭老門下知道此事的，可能只有火頭僧法師了。去年暑假，我去香港旅遊，在妙法精舍掛單三十五天。可是，我抵港後不久，即患了重感冒咳嗽，許多地方未去拜訪。因此，我與火頭僧法師，至今還是緣慳一面。不過，去年縱然與火頭僧法師相見，那時也不會以此事相詢，因爲那時我對這首詩尚未起疑。現在我將這件事寫下來，希望倭老門下的法師給我印證，特別是希望火頭僧法師作一印證。

依據林氏「年譜」的引證，傳貫與火頭僧的文中，都是記載二句，顯見嘯月的四句是有問題的。弘一大師與倭虛老法師，都已去世好多年了，不論這首詩的其前二句，是否爲弘一大師所寫，這些都是屬於芝麻綠豆大的小事，微不足道，用不着我寫此文辨正。不過，歷史是求真的，我既然有緣聽到傳貫老對於此事的敘述，而我對歷史也是稍有興趣的人，所以，我仍然不惜一番筆墨將此事寫出來，對歷史作番交代。

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十九日寫於紐約大覺寺。

（上接第43頁 各版大藏經雕版簡史）
（西一二九九）後，接着，於大德六年在大萬壽寺雕造西夏文藏經共三千六百二十餘卷。大德十一年（西一三〇七）六月二十二日，奉成宗皇帝之詔示，印刷頒行該版西夏文大藏經五十部，送西夏地區流通。

十、南京大報恩寺版大藏經

明太祖洪武元年（西一三六八）春三月，在首都金陵鳳山天界寺內設善世院，任命慧曇爲僧官，統領天下釋教，其下設有副統、贊教、紀化等職。此善世院不久改爲僧錄司，府置僧綱司、州置僧正司、縣置僧會司，自中央至地方，整理出一套完整的僧團管理制度。

設僧錄司的鳳山天界寺，於洪武二十一年遭火災，中央僧錄司乃移至江南天禧寺（原名建初寺）內，在僧錄司內，設正六品左善世和右善世各一人。從六品左闡教和右闡教各一人。正八品左講經和右講經各一人。從八品左覺義和右覺義各一人。

在天禧寺內僧錄司，已開始雕造大藏經板，永樂元年（西一四〇三）九月之際，已有大藏經板木之保管和印經活動，此即後世所謂的大明南藏。此藏之出版因緣，是明太祖洪武帝在統一天下以後，因感於各地大藏經板被兵亂所毀，即命令開鑿大藏經，至文皇永樂帝時方完成。明成祖於永樂十年（西一四一一），勅命將天禧寺重修，並建造九層琉璃塔，特賜匾額，易名爲「大報恩寺」。在大報恩寺之經板，經二百年來之印刷，磨損腐蝕之處甚多，僧曹署祠事葛寅亮，予以重修補刻。萬曆年間所整理出的經板，藏於左右十九間廊廡內，繼續印經活動。

萬曆三十四年（西一六〇六），南京禮部祠祭請吏司，製作「大明南藏目錄」及「請經條例」，由此目錄看，南藏內容自「天」字函之大般若經，至「石」字函之圓覺畧疏註、般若心經集註爲止，共六百三十六函，六千三百三十一卷。其板木共有五萬七千一百六十枚。版式爲每行十七字，每面三十行，以五行爲數之折帖本。板木是八分厚之梨木，兩面雕造六十行，共刻一千〇二十字，另有萬曆入藏之續藏經四十一函，當時亦在雕造出版。（未完待續）